



一網打盡

李月潤 著

通俗讀物出版社



103174
743/8

I247.7
165

一網打盡

李月潤著

內 容 提 要

本書敘述的是發生在濱海某城的一個反特務鬥爭的故事：有一股長期潛伏當地的特務，陰險地策劃了一次迎接匪特登陸的陰謀，但是，英勇機智的公安部隊在廣大人民羣衆的配合下，粉碎了敵人的陰謀，將這一幫特務們「一網打盡」。

書號：0368

一 網 打 盡

著 者：	李 月	潤
插 畫 者：	張	路
出 版 者：	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	
	(北京香餌胡同73號)	
印 刷 者：	外 文 印 刷 廠	
	(北京宣武門內抄手胡同9號)	
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	

開本：787×1092 紙 1/32

字數：14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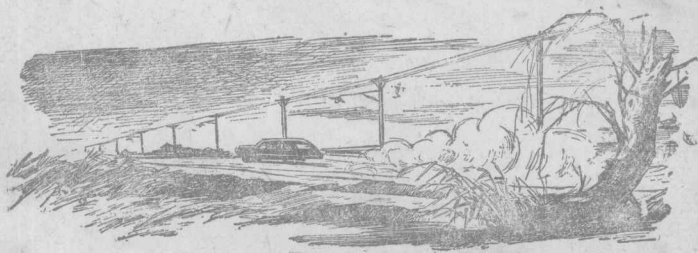
印張：11/16 插頁：3

定價：(4)一角二分

印數：45,001—60,000

1955年5月第一版

1955年12月第三次印刷



一 深入虎穴

太陽落在羣山背後，天漸漸地黑下來，濱海這座中等城市的路燈，亮起來了。

一輛美國造的“福特”牌小臥車，飛快地駛過市區裏繁華的街道，沿着一條不太寬闊的水泥馬路，向西南郊區駛去。

路燈漸漸稀少，臥車頭上的野燈，不時的放出光來，一會兒照亮了吐着白花的葦塘，一會兒照亮了黃橙橙的稻田，間或也照到馬路兩旁的林蔭深處。

這輛開得飛快的臥車，忽然响了幾聲喇叭，停下來了！原來前面有一座木橋，橋前面是一個上坡，一輛排子車不前不後正堵在斜坡上。兩個排子車工人，累得滿頭大汗，拖不上坡去。排子車東扎一頭，西扎一頭，恰好把這輛汽車擋住。

“讓讓路好嗎？”司機尖着嗓子喊。

“站着說話不害腰疼，你看不見車子上是滿載嗎？”駕駛的

一個瘦子，從亂蓬蓬的頭髮底下翻起兩個白眼珠，氣虎虎地頂了司機一句。

“你忙？咱們更忙！你就下來幫一把勁，兩下裏都方便。”拉長套的另一個高個，年紀比駕轅的工人大些，說話的口氣也比那一位瘦子和善一些。

“去，幫他們拉上去！”汽車裏一個沙嗓子，像打悶雷似地說。

汽車門“砰”地開了，一個年輕的司機跳下來，跑上去握住絛繩，打算用一隻胳膊幫他們拖上坡去。可是怪得很，排子車仍是東一頭、西一頭，吃奶的力氣拿出來也拖它不動。

“加勁啊，叫齊了套！”沙嗓子着急地喊着，把一顆肉蛋似的禿亮的腦袋從車窗裏伸出來。

就在這一轉眼的工夫，橋頭上的一棵柳樹背後，突然閃出一條黑影，像一枝飛箭一樣，穿到汽車窗口，用他手裏的快慢機，頂住那顆油肥肉厚的腦袋。兩個排子車工人，同時從懷裏拔出手槍，指住汽車司機。一個班的戰士端着衝鋒槍，從蘆葦叢裏鑽出來。……

原來駕轅的是駐在此地的邊防團的偵察員張劍，拉長套的是偵察股的趙股長。汽車裏的大胖子，名義上是本市最大的油脂公司明華公司的副經理，實際上是蔣賊潛伏在這裏的一股特務中的二號頭子。今天這位“反共地下軍副司令”，由他的“聯絡參謀”開着汽車，準備到明華公司的經理顧夢齋“顧司令”的別墅裏，參加一次緊急會議。

以顧夢齋爲首的這一股特務，從解放軍入城起，就潛伏在這裏幹破壞活動了。在歡迎解放軍入城的時候，顧夢齋也曾打

着小旗，夾在人羣裏，懷着極端恐懼的心情喊過“萬歲”；在工商界召開的歷次會議上，他總是冒充愛國守法的資本家，發表一些“進步”言論，甚至還寫過要求公私合營的申請書。開始他不敢活動，但是他的胆子一天比一天大，他誇耀自己的“手段高妙”，他以爲人民政府的寬大政策是無能，雖然他手底下不過才六七個小卒，但他已經吹過大話：“我顧夢齋要在這裏發展一支十萬人的地下武裝，迎接美國人反攻大陸。”現在，他奉了盤踞青島蔣賊特務頭子的指示，正在策劃一次迎接匪特登陸的陰謀。

其實說起來好笑，以明華油脂公司爲老窩的這股特務，他們的全部材料老早老早就擺在公安機關和邊防團的檔案裏了。他們像一撮放大鏡下的虱子，任何一次秘密活動都逃不過公安戰士和人民羣衆的眼睛。他們之所以沒有被捕，只是由於公安機關和邊防團黨委認爲時機還沒有成熟。現在，由於顧夢齋要策劃迎接匪特登陸，邊防團黨委才請示了上級，和本市公安機關採取了這一次一網打盡的聯合行動。團黨委昨天召開的會議上，製定了詳細的作戰方案，並把具體執行這一方案的任務交給了偵察股的趙股長。

趙股長和偵察員張劍帶領一個班的戰士，在匪特“副司令”和“聯絡參謀”去參加“緊急會議”的路上，



神不知鬼不覺地將他們抓住。戰士們給“副司令”和“聯絡參謀”看過人民法院的逮捕證件以後，給他們套上手銬，押過橋去，送到一輛早就停在路旁亂樹叢裏的吉普車上。另外兩個戰士，拖開排子車。趙股長一擺手，張劍隨着他鑽進了臥車裏。

臥車又向西南駛去。前後只用了四分鐘，這條市郊馬路又恢復了寧靜。只有兩個戰士，拉着一輛排子車，輕快地返回市區。

張劍緊握着方向盤，加大油門，汽車像在飛。他們一句話也沒說，兩個人都在集中精力，考慮如何完成這次“海底擒蛟”的重大任務。汽車轉了幾個彎，穿過一個小鎮子，停在一座別墅門前。趙股長輕輕地說了聲：“到了！”

迎着汽車是兩扇綠漆的掃地大門，一些爬山虎的藤子從門旁的高牆上搭拉下來。張劍敏捷地跳下車來，短促地按了三下電鈴。

“誰？”門裏邊問。

“副經理。”

門刷地開了。張劍把汽車開進門去。門裏是一道沙白的甬路，兩旁是黑鬱鬱的樹木花草，汽車轉過一個圓形的花壇，停在一座兩層小洋樓的前面。樓是別墅式的，順着三級石階上去，走廊前面有矮矮的欄杆。門裏邊是敞亮的客廳；客廳裏燈火輝煌。一個肥頭大耳、油光滿面、穿着銀灰夾袍的高大胖子，躺在當門的沙發上，翹着腿，仰着頭，正在心安理得地剔牙。張劍一眼就看出，正是顧夢齋。

“副司令來啦，哈哈，準時到達啊！”顧夢齋洋洋得意地扔掉牙籤，可是定神一看，走進來的不是什麼“副司令”，而是兩個瘦子，不由大吃一驚，喊了一聲：“啊喲！”這時趙股長已進了

客廳，張劍正一脚門裏，一脚門外。忽然擦地一聲，從門旁閃出兩個匪徒，兩支左輪一左一右地頂住張劍的胸口。張劍兩手都插在褲袋裏，而且一隻手裏握着一支手槍，這時只要神色不動地一扣扳機，兩個匪徒就會立時倒在血泊裏。但是他沒有這樣做，他懂得這樣的任務，是需要一槍不响，一彈不發來完成的，否則就會打亂整個行動的部署，因此他站在那裏，絲毫沒動。

顧夢齋站起來，拔步想往屋裏跑，趙股長一步搶到頭裏，一轉身就緊貼在他的身上，左手將他攔腰抱住，右手裏的手槍就頂住了他那圓球似的肚子。

“別動，舉起手來！”趙股長低喝一聲，面孔轉向門口，兩道炯炯有神的目光，寒氣逼人地落在門旁兩個匪特身上。客廳裏出現了片刻的極度寂靜，空氣緊張得似乎要爆炸。

“嘿嘿……”趙股長一陣冷笑，用人們意想不到的那麼鎮定的語氣說，“別來這一套吧！打開天窗說亮話，我是邊防團的偵察股長。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你們往外邊看！”

解放軍像是從天而降，一排全副武裝的戰士，已端着衝鋒槍出現在走廊上。匪特們顯然是驚呆了，顧夢齋的臉變得灰裏透青，活像一隻蟹壳，兩個看顧夢齋眉眼行事的特務，看到“顧司令”哆哆嗦嗦地舉着雙手，也就情不自禁地縮回手槍。

“你們的罪惡活動到今天爲止了，如果再執迷不悟，只能加重自己的罪惡。”趙股長說到這裏，略微一沉，用極其嚴厲的語調繼續說，“我命令你們，把槍放下！放下！”趙股長的話似乎帶着萬斤壓力，使門旁邊的兩個特務慢慢彎下腰去，輕輕地把兩支左輪放在地毯上。

同一個時間，公安局在市裏逮捕了顧夢齋的同夥。

這股正自鳴得意的特務，便這樣被逮捕了。邊防團團長和市公安局局長兼邊防團政治委員就在顧夢齋的別墅裏進行了審訊，最後對證了自己的情報，並決定，下半夜在八號巡邏艇上召開作戰會議。

二 團長的判斷

在八號巡邏艇上召開的作戰會議進行得很快，參加會議的人們，拂曉以前就乘着舢板分頭回到自己的崗位上去了。

艇上那間狹長的會議室裏雖然還開着電燈，但是晨光已帶着橙黃的顏色，穿過船舷上的小窗戶，照到平鋪在會議桌上的軍用地圖上了。邊防團團長坐在會議桌的一頭，一隻手夾在胳膊窩裏，一隻手夾着香烟在慢慢地吸。他將頭微仰着靠在板壁上，白色的烟霧從他的嘴裏長長地吐出來，很快就被初秋的海風吹出窗外。他微眯着眼睛，凝視窗口，似乎在使自己的思想盡量集中，決定一個重大問題。

巡邏隊隊長孫海聲和偵察員張劍，一左一右地坐在團長兩旁。兩個人雖然都是二十五六的年紀，可是坐在一起總叫人覺得不大對味。孫海聲肩膀寬、身量大，圓圓的眼睛上有兩道挑起來的眉毛，在會議室裏也不解風紀釦，那是標準的軍人作風；張劍可不同了，長長的臉，頭髮亂得像把茅子草，兩個眼珠骨碌骨碌亂轉；一身半新不舊的青布衣服，鈕釦開着，褲管挽着，乍一看活像個魚販子。他們靜靜地坐着，等候團長作最

後指示。

一會，天光大亮了，艇上响起了起床的鐘聲，團長站起來，慢慢地踱着步子。

“張劍，”團長站在張劍的面前，輕輕彈掉烟灰，看着桌上那張標好了幾個箭頭的地圖說，“你再談一下那個姓李的漁民前天告訴你的那個情況吧。”

張劍站起來答道：“是這樣的，李百順前天出海打魚，碰上了蔣賊的機帆船，被抓到橙子島上。據百順說，和他談話的，是蔣賊軍的一個什麼處長，那個處長幾次轉彎抹角地問他橫石灘頭海水的深淺，橫石山上有多少泉子，我們有沒有在那裏建立政權……”

“坐下！”團長岔斷了張劍的話，輕輕按了一下他的肩膀說：“李百順怎麼回答的？”

張劍坐了下來，繼續說：“別看李百順是個老實巴腳的漁民，心眼倒是挺機靈，蔣賊處長向他吹了一陣子原子彈的牛皮，又說什麼和他交朋友，他全沒在意，心裏說：你們的‘交情’在解放前就領教過了，我們娘倆沒叫你們逼死，還不是因為解放軍來得快啊！可是蔣賊處長問的橫石灘、橫石山他倒記在心裏了。當時他回答：‘橫石山，柱青天’，方圓一二百里，有七十二個泉眼，山高林密，共產黨慢說是去建設政權，就是連邊都沒沾；他又說，橫石灘兩旁十幾里沒有成片的村莊，幾戶漁民住得七零八落……”

“嗯，這是個有趣的情況。”團長又岔斷了張劍的話，用紅藍鉛筆敲着地圖說，“據顧夢齋供認，今天晚上打算從橫石灘登陸的特務是三至五人，只帶着短槍和電台，準備長期潛伏在他

的公司裏，可見我們在橫石灘給他們預備下一個‘口袋’是正確的。”團長皺了皺眉頭，聳了下肩膀，似乎是自言自語地說：“從李百順以及其他那些漁民反映的情況來看，裏邊還有文章。”

孫海聲一聲不響地坐着，心裏反覆地捉摸着“橫石山”這個字眼。突然他站了起來，像捉到了問題的關鍵似的，急促地說：“團長同志，橫石山是這一帶的大山，敵人是不是要在這座大山上想點子啊！”

“我也是這麼想。”張劍連忙插嘴道，“不過，敵人想到橫石山裏打游擊，那是瞎定了狗眼，不用說公安部隊，光說民兵就能吃得他連骨頭都不剩。”

團長不動聲色地聽完了他們的話，嘴角上露出了一絲微笑。笑容很快地消失以後，他堅定有力地說：“根據上級指示的精神和目前的實際情況判斷，有兩種可能：一種是今晚上登陸的特務不奔明華公司，而直接穿過海濱公路，到橫石山裏；一種是連續登陸。顧夢齋既是蔣經國手下的嫡系特務，蔣賊自然認為他是可靠的台柱，因此第二種可能性就更大。”團長拉過地圖來，指着一段弧形的海岸綫繼續說：“你們看，這是橫石灘，從這裏到蔣賊最近的一個據點橙子島是十二海里，海上只有一條路，就是橫石島以南不到五百公尺的一段海面，除此以外，兩旁遍佈暗礁，夜間無法航行。現在，我們就這樣決定：今晚九點鐘以前，巡邏隊派出一個分隊，由孫隊長親自率領，埋伏在橫石島兩側，扼住這條通路，如果連續潛入的匪特發覺了我們，向橙子島回竄，由你們負責把他們殲滅在海上！匪特回竄的信號是一顆綠色的信號彈。”

“是！”孫海聲立正，把團長的命令寫在日記本上，並複誦



了一遍。

團長點了點頭，嚴厲而又慈祥地望了張劍一眼說：“張劍同志，在我們這支邊防部隊裏來說，你也算是個老偵察員了，可是單槍匹馬執行這樣一次艱巨的任務還是第一次。”團長一手按着張劍的肩膀，用食指點了一下他的

胸口繼續說：“你的任務不變——槍不發地把他們引進‘口袋’裏。今晚上，你們的趙股長要親自掌握‘口袋’，不能和你在一起，而你完成任務的關鍵是牢牢記住公安部隊黨委對每一個戰士的要求：機警、沉着、胆大、心細。在這一點上，你要好好地學習趙股長。”

“團長同志，你的指示我全部記住了。”張劍立正回答。

團長點了點頭，看了看錶說：“好，準備戰鬥！張劍，你兩天兩夜沒睡了，今天要抓緊時間休息！”

“是！可是團長同志你比我熬的時間更長啊！”

團長送走了孫海聲和張劍，微笑着向窗口歪過頭去，剛剛穿過海霧的第一道陽光射到他的臉上，疲倦在他的臉上消失了，團長顯得豪氣而又年輕。

三 這不是恐懼

張劍在八號巡邏艇上吃過早飯，徒步走了八里路，趕到了橫石灘。

現在，日頭都偏西了，可是靠海的這座茅草房裏還是非常燥熱。張劍躺在李百順的床上，彷彿煎魚似的，一會朝裏，一會朝外，怎麼也睡不着。

李百順這張床，張劍不知睡過多少次了。他每次在這一帶執行任務，不管是颶風下雨，也不管是三更半夜，只要是撲到了這兩間茅草房，就算是到了家。百順娘這個受了大半輩子苦才翻過身來的老太太，給他做飯燒水，拿他當親兒子看待。百順總是把床讓給他，自己摘下門板來，頂着門口搭個鋪睡覺。他信任這裏的漁民們，漁民們也信任他，爲了保衛這一帶神聖的邊防，他們互相依賴又互相支持。張劍每逢躺在百順的床上，只向百順娘說一聲：“大媽，一放亮我就走啊！”兩腿一伸，馬上就舒舒坦坦地睡着了，一直要睡到百順娘推他的肩膀，喊他起來。

但是這一次不同，他心裏七上八下，怎麼也睡不着，只覺得天氣太悶，而且第一次感到百順的床板太硬，肋巴骨擱得隱隱作疼。他反覆考慮着自己應該怎樣來完成這次的任務，越想越難入睡，腦袋旁邊的兩根血管崩崩亂跳，忽然，有這樣一個想法爬進了張劍的腦子裏：“這難道是恐懼嗎？”但是他接着就做了回答：“不，這不是恐懼。人，最大的危險不過死，如果連

死都不怕，哪裏還有恐懼啊！”

張劍這樣想是有根據的，他從一九四七年當偵察員，不知有多少次絕處逢生，可是他從來沒有含糊過。現在他肺裏沒取出來的一顆匣槍子彈就是證明。那是新中國成立那年的事，趙股長那時還當偵察參謀，他帶領着團裏的偵察員們追殲一股散匪，追進了一個小村子，村子裏家家關門閉戶，只有一座破廟的大門開着。張劍一閃身貼在廟門上，打算察看一下廟裏的動靜，沒提防門後邊突然打出兩槍，有一顆子彈透過門板，穿進了張劍的肺部。張劍搖晃了一下，咬着牙，一手支着門框，一手端起自己的“快機”，從胳膊窩裏照着門板打了一條子彈，隱藏在門板後邊的匪徒，胸脯上被打了幾個透明的窟窿，倒在牆角裏。

張劍回味着過去的戰鬥，微微地張開了眼。房門外邊有兩棵不太高的水柳，一架大網掛在樹杈子上，百順和娘坐在小板凳上結補，嘴裏低低地講着什麼。往前看去，是一條黃土公路。這條公路，往南要繞過橫石山，往北十五里就是某市的市郊。往更遠的地方看，是茫茫的海水，閃着白光。張劍明白，過去每逢執行重大任務，總是不離趙股長左右，可是這一次，是孤零零一個人哪！要和敵人混在一起，要不露馬脚，要一槍不發地殲滅這股特務，這還是第一次。如果執行這次任務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和趙股長一起，他將會安心得多。就拿逮捕顧夢齋取得這次案件的重要情報來說，趙股長表現得是多麼機警而沉着啊！張劍回味着這段情景，心情漸漸平靜下來，又輕輕地閉上了眼睛。

張劍回味着，回味着，不知在什麼時候睡着了。睡夢中他

聽到有人在自己的耳邊壓低嗓子喊“起來，醒醒，明華的汽車來了！”睜眼一看，百順正搖撼着他的胳膊。



張劍一骨碌爬起來，倚着門框往公路上看，一輛大型客車從門前駛過，車身上“明華油脂公司”幾個白漆大字，還可以隱約看到。

天漸漸黑了，百順娘掌了燈，在矮桌上擺下了三副碗筷。

四 請進“口袋”

夜，橫石灘左右一片漆黑，間或有一兩隻螢火蟲，帶着一點點綠光，忽明忽暗地在亂草上飛舞。橫石山的山根從地下伸入了海底，在水邊上形成了一帶亂石，海水衝擊着它，發出巨大的轟鳴，水星像雨點似地飛到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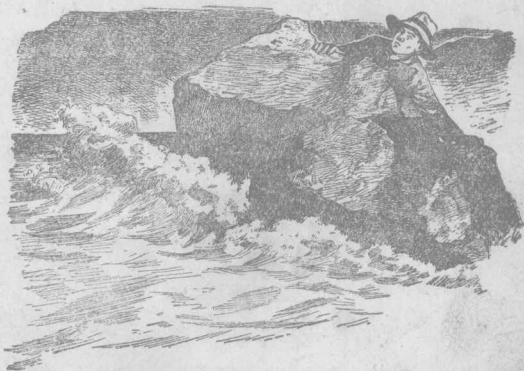
張劍在百順家裏吃過了晚飯，換了一套工人裝，悄悄地蹣上海崖，蹲在一塊大石頭前面。地勢很好，他可以看見橫石島以南的整個海面。

夜漸漸深了，遠處的漁家燈火也陸續熄滅了。張劍到現在為止，一切行動都是按照團黨委的計劃，他相信黨委的判斷是

正確的，但是正像一般的戰士們一樣，在戰鬥打響以前，不免有各式各樣的揣測。他想：要是特務改變了登陸計劃，或是聯絡信號不完全準確，那又怎麼辦呢？……他摸摸袋子裏那隻包着紅布的手電筒，心裏想：“不會！我們的情報是經過了反覆對證的。”他把耳朵放在一根插進泥沙裏的鐵條上，壓住呼吸，測聽海面上的動靜，但是除了海水的嘯聲，沒有別的聲音。他看看手錶，帶着磷光的兩個針，正重疊在十點上。張劍覺得時間過得太慢，他急切地盼望着能把這夥最卑鄙骯髒的垃圾一網打盡。憤怒像熱油一樣在他胸膛裏滾動，他覺得背後不是一塊石頭，而是一座座將要開工的工廠，無數的人民羣衆在看着他。他覺得祖國就緊靠在自己背後，而自己正用胸脯擋住大海對岸飛來的一支暗箭。他咬着下嘴唇，用力地從身邊抓起了一把泥土。

從插進泥沙的鐵條裏，傳來了簌簌的聲響，張劍迅速地判斷這是馬達的聲音。但接着再聽，便什麼也聽不到了。張劍睜大眼睛，竭力想透過海面上的黑暗看到點什麼，但是什麼也沒有。看看錶，

十一點過五分，正是預定的時間！張劍把手電筒握在手裏，搜視着遠方，等待着特務們的信號。突然，就



在百多公尺的近前方，綠色的燈光一閃，接着就熄滅了。如果遠一點的話，只能疑惑那是螢火蟲。張劍捧着手電筒，依照特務訂下的暗號閃了兩閃。停了一刻，海上的綠光亮了兩下，張劍又答覆了三下。這是匪特雙方原定的表示一切準備妥當的信號。

橫石灘更加黑暗，陰雲遮蓋了東方的星星。在海水猛撲岩石的轟鳴裏，可以聽到雙槳划水的聲音。張劍向前爬了幾步，低聲吹起口哨，吹得像百靈鳥叫似的。一條小划子的黑影，顛簸着靠了過來。看來特務們已將機帆船丟掉，讓風浪把它送到遠方去了。

“哪一個？”小划子上傳來一個浙江人的口音。

“顧老闆的人。”張劍用本地口音回答。

“風順嗎？”

“萬事俱備。”

“接住！”船上刷地扔過一條繩索來。張劍摸着繩子，用力一拉，小划子靠在一塊岩石上。

“小心腳底下。”張劍說着，把繩子拉緊。特務們便鬼鬼祟祟地抓着繩子爬上岸來。張劍在黑影裏數着，一共是五個，最後上來的一個，揹着背囊，自然那就是小型收發報機了。

“張司機呢？”靠近張劍的一個細高個子，用浙江話問。

“在汽車上。我是採買。”張劍明白，“張司機”就是昨天晚上被捕的那個“聯絡參謀”，於是自己隨口作答，並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自己是“聯絡員”的身份。

“汽車在哪裏？”

“在公路旁邊。”

“多遠？”